

翻过最后一页日历

蔡华先

这么多年来,因为随手记事很方便,习惯了用台历。

一本三百多页的台历摆在桌上,从年初开始,一天翻一页,日日如此。

一页一页地翻着日历,时间也就一天一天地流逝着。一天、一个周、一个月、一年,时间就在这翻动之中,也不与你说再见,一点一点过去了,一点一点走远了。

每翻过一页日历,生命也经历着生长的历程。年初把台历放在桌上,准备翻第一页的时候,用手摩挲着整本台历,还是厚厚的,春夏秋冬,一年四季正把行迹悄悄隐匿于其中,等待着一页页日历翻起时中欣然跳跃出来,等待一页页日历翻过时串联起来,牵出一阵春风绿了江南岸,弹出了杨柳春风拂面来。于是,一粒粒种子落进了土里,很快便生根发芽,破土而出,虽肉眼不可见它的生长,但时光告诉我们,春天里萌发的生命,必定是日有所长,月有所成。

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翻着,翻过的日历越来越多,剩下的日历越来越薄,越来越薄。日历薄了,那是在催生生命在日积月累,如此岁月丰厚了。枝头的树叶一绿一黄便是一春秋,枝头的花儿一开一落就是春华秋实。一季生长,一季收获,春日里丢在土中的一粒种子,秋风里结出了饱满的谷穗,于是便有了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的欣喜。

终于要翻过最后一页日历了,然后将这本日历换下来,换上一本新的台历。抬望眼,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慢慢地走出我们的视野,最后一颗星也将悄悄隐去。换下的日历放在手中掂一掂,沉沉的。这是什么?是流走的岁月,是一去再也不回头的岁月。不经意中,岁月的沧桑又在我们的额头留下了一点印记。我们的生命,又向前走了三百六十五日。

沉沉的,厚厚的,是什么?仅仅是这本日历吗?生命,不应该只有长度,更要有厚度。一年又一年,一个又一个三百六十五日,生命的长度,我们无法改变,但如何增加人生的厚度,却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同样的生命长度,我们完全可以让它有充盈的厚度。书画大师齐白石,在他的一幅画中有这样的题词:“昨日大风雨,心绪不宁,不曾作画,今朝制此补充之,不教一日闲过也。”

不教一日闲过也,其实就是不教今日闲过也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生只有三天,昨天,今天,明天。昨天是过去时,明天是将来时,唯有今天是现在进行时。昨天像那东流水,一去而不回,唯有今日可把握。所以明代著名才子文徵明之子文嘉在他的《今日歌》中这样劝勉人们不叫今日虚度,不让今日闲过,努力要从今日始:“人生百年几今日,今日不为真可惜!若言姑待明朝至,明朝又有明朝事。为君聊赋今日诗,努力请从今日始!”唯其如此,回想昨天才不怅然,展望明天更有底气。

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日历的时候,我不得不得想起了多年以前读师范时的一次作文比赛。在即将迎来新年的时候,老师在黑板上给我们写下作文比赛的题目,题目就是《翻过最后一页日历的时候》。

岁末,是终点,也是起点。翻动最后一页日历,是一种辞别,也是一种憧憬;既是鉴往,给自己一个岁末盘点,站在年末回首这一年,又是布局,给自己一个岁月展望,站在年末翘首新一年。



冬雪

刘雪飞

风掠长发,雪落满身。

我站在故地,看雪花漫过田埂,裹着山野的凉,把远近的草木、山坡都染成一片净色。天地静极,只有雪落的声音,像谁在耳边低叹。

回忆昔日的河畔,春天的风里飘着梨花的甜,秋天的芦苇摇曳着轻软的絮。如今水面结了薄冰,雪盖在路边的枯草上,软得像未醒的梦。

我问你可曾记得从前?你却说起江湖路远。那些梨花漫坡、芦苇飘絮的时光,原是我以为的寻常,于你不过是途中的点缀。你要的是“诗酒趁年华”的漂泊,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从容。

那样的热闹,原就该留给出世的人。而我,只是偶然经过,终究是扰了那份清欢自在。

我偏爱这冬雪的静。小桥边的柳树下,许多往事扑面而来。远处的荒原铺着白,笛声漫过来,和着晴空中的暖阳。是在前生,还是来世?你在窗下写字,笔墨清润,我取来胭脂,在纸角点了一点,红与白相映,像雪地里开了朵梅花。

冬是万物歇脚的时节。寒梅缀着雪,细竹立在风里,不惹一点尘埃。我走过竹丛,听雪压竹枝的轻响,像时光慢慢走过,又像远山的钟声,悠悠荡开。

回忆是温着的茶,雪漫遍野的日子,最适合安静地想心事。山谷一声鸟鸣,惊了雪,也惊了沉寂。我想披件素衣,踏过你所到之处的足迹,让雪色铺满归路,也铺满心底。

你笑起来真好看

叶展韵

当阳光洒向大地一缕缕金线时,树上栖息的鸟儿也被唤醒了,开始亮起了响亮的嗓门,鸣鸣啾啾密如繁雨。校园内外一棵棵高大的凤凰树,树冠正努力蓬勃外放。一株株热烈盛开的三角梅,一棵棵枝叶扶疏的鸡蛋花,还有那一片片高洁典雅的兰花,都仿佛在微笑着。

老师们早早到了学校,他们穿上带有“红领巾志愿者”标志的红色上衣,来到校门口以及学校旁边的停车场,迎接到校的学生。他们面带微笑,热情地帮忙给学生打开车门,声音甜蜜地对学生说道:“同学早上好!”学生们也会微笑着回应老师:“老师早上好!”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问候语更甜蜜更温馨了,没有比老师、同学的微笑更美丽更动人了。

一天早餐时,一位刚入学的小女生喝牛奶时不小心洒在衣服上也洒在了地上,她像做错事一样愣在那里不知所措。老师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纸巾,轻轻地给这位同学把衣服上的牛奶擦干净,接着又蹲下身子把地上的牛奶也擦干净了。老师没有责怪她,而是面带微笑十分和蔼地对这位同学说:“不要着急,慢慢喝!”女孩看着老师和蔼的笑容,她脸上的不安消散了,也露出了可爱的笑容。或许在她心里,老师的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甜美的微笑了。

上午,我在操场上扫垃圾。操场上有跳绳的,有踢足球的,有做游戏的,还有打篮球的。就在我快要干完活的时候,一位正在做游戏的小男生忽地跑过来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,满脸真诚地微笑着说:“保洁叔叔辛苦了!”我连忙对他说道:“谢谢小朋友!”

“你笑起来真好看,像夏天的阳光,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,美得像画卷。”在学校里每当我看到老师、学生满脸热情真挚的笑容时,心里就像花儿开了、水蜜桃熟透了一样,幸福又甜蜜。

蘸水练字

刘卿

我坚持晚饭后散步已经好几年了,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两三条线路轮流走。但那天晚饭后,心血来潮地走了一条新路线,就遇上了那个正在蘸水练字的老人。

老人有七十多岁,精神矍铄,身形消瘦,腰佝偻着,手里拿着一支自制的有点简陋的大笔,笔有他半个人高,旁边一个五升水的桶,已经下去了一大截水。老人专心致志地在地砖上蘸水写字。他的字或苍劲有力,或飘逸灵动,我一个外行人也忍不住想喊好。不断有行人像我一样停下来驻足观望,默默地看着,也不打扰老人练字。

老人练字的地方是一处门面房前的小广场,有别于马路对面大广场遍布跳广场舞的、摆摊的、打球的,这里没有热闹嘈杂,只有柔和的灯光,安静的氛围,即使人来人往,也都自觉地轻轻来悄悄去。地砖是80×80厘米的大理石,整个小广场就仿佛一页页大田字格,他就在这里心无旁骛地练字,写到后面,前面的字迹已经干了,他再折回来继续写。

因喜欢看老人写字,我便一连数天都走那个路段了。

暑假刚开始时,老人身边多了个八九岁的孩子,手里的大笔快有他高了。老人示范写,孩子一边观摩,一边在下一行照着写,一个字写罢,老人会轻声批讲,告诉孩子字的哪个撇没放出去,弯钩不够圆润,结构有点散乱……接着他再写一遍,孩子再跟写一遍,一板一眼的,直到两个人都满意了。再过了几天,又有一个初中生也加入了练字的行列。我和一个看上去应该是孩子家长的观众轻声闲聊了几句。他说,老人坚持蘸水练字有二十多年了,除了极端天气外,老人几乎风雨不误。而且老人带孩子学写字,是分文不收的。被他一说,我对老人的敬佩之情又多了几分。

散步按原路返回,恰巧老人收摊,正把自制的大笔、水桶往自行车上挂,终于可以和老人聊几句了。老人说骑着自行车出来蘸水练字,既锻炼了身体,又陶冶了情操,关键还环保,遇上热爱书法的孩子带一带,更是身心愉悦。他说,人这一辈子,总得有所热爱吧。

小花园

刘吉训

算来也十几年了,一直待在一个偏僻的小镇。每日的事务,不过就是教书、读书,偶尔写点“豆腐块”文章,自娱也娱人。这样的生活,有时就觉得乏味了——幸好还有那样一个小花园。那花园就在我家东边,隔着一条小河,每天上下班,少不得几次都要经过它。有时匆匆忙忙,有时徐徐缓缓。

花园不大,往多算,也就有二亩地。被南北两面的房屋簇拥了,又被水泥的护栏封勒了,在清新自然中,满透着校园生活特有的规矩。倘站得高些,比如到教学楼的二层上看,那方花园还被一个粗大的十字,分割成了极规则的四块,那便是园中的甬道。说是花园,最抢眼的,却是树。杨柳、银杏、冬青外,多的是成排的万年青和塔柏。万年青四季常绿,苍翠葱茏。塔柏也不甘落后地茂盛,繁衍。若是雨天,便被淋洗得越发娇嫩苍绿;好似一柄柄巨伞,又极像一列列士兵,荫庇着、呵护着树下嫩绿的小草。长时间伏案后,我特别喜欢沿着那小径走走看看,让疲劳的眼和心,得以小憩和神游。草木蓬勃生气满满,如在掌中浮动。微凉的轻风阵阵拂面,顿觉心情爽透。有时蝴蝶飞来,采花丛中,一会儿,又越过低矮的房屋远去了,让我也禁不住灵魂出窍,想要随蝶而去。

花园的面积是有限的,花草树木也是有限的,但徜徉其中,却每每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幽想。